

Another World

吉本芭娜娜



另一個世界

王國

vol.4

米克諾斯、蘭札羅特、天草。
海風吹拂的美麗島嶼上，充滿了生命。
畢生鉅著《王國》的完美終結！

陳寶蓮—譯

時報出版

Another World



另一個世界

王國

vol.4

吉本芭娜娜——著

陳寶蓮——譯

藍小說 822

王國 vol.4——另一個世界

作者——吉本芭娜娜
譯者——陳寶蓮
主編——嘉世強
編輯——邱淑鈴
美術編輯——米樹兒
執行企劃——張燕宜
校對——陳錦生、邱淑鈴、陳寶蓮
董事長——孫思照
總經理——莫昭平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三一—七〇五
(〇二)二三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三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litter@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鴻嘉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定價——新台幣二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王國. vol.4. 另一個世界 / 吉本芭娜娜著；陳寶蓮譯. -- 初版. --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1.08

面；公分. -- (藍小說；822)

ISBN 978-957-13-5428-6 (平裝)

861.57

100015621

ANOTHER WORLD-OKOKU sono 4 by Banana YOSHIMOTO,
Copyright © 2010 by Banana Yoshimoto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ZIPANGO, S.L.

ISBN 978-957-13-5428-6
Printed in Taiwan

Another World



另一個世界

王國^{vol.4}

吉本芭娜娜——著

陳寶蓮——譯

想去別的地方，那地方是和平的吧？
想去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幾近滅絕。

做了數不清的夢，卻看不到光。

想去另一個世界，是我能去的地方。

眷戀大海，眷戀雪，眷戀蜜蜂，眷戀成長的一切。

眷戀樹木，眷戀太陽，眷戀動物，眷戀你們所有的人。

想去別的地方，那地方是和平的吧？

想去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幾近滅絕。

眷戀輕唱所有歌曲的鳥兒，眷戀親吻我久久的風。

在米克諾斯島，初次見到站在石階上的紀諾時，我以為是上帝跟我開玩笑。

爲了讓我在瞬間以最強烈易懂的方式找回失去的時間，懷念得不覺露出微笑。或者，只是想捉弄一下我在睽違多時的米克諾斯島上思鄉過度。

紀諾的身形、戴著太陽眼鏡、拄著手杖、有一點駝背和有如潔癖少年的五官，讓我想起爸爸。

而那隱隱散發的固執氣息，質感不錯、色澤微妙的棉T搭配布料極佳的休閒褲穿著，則像我法律上的爸爸。

有兩個爸爸雖然奇怪，但這是我人生中自然形成的狀態，我也沒辦法。

而且，他也有點像我的媽媽。

就是那種好像險些冒出冷笑話和傻話搞砸場面的冷冷感覺。

我坐在石階下，明確告訴自己，那個人，絕對不能錯過。無論如何要和他聊聊，說甚麼都好。

他大概是同志，獨自來到這個充滿同性戀人的島上。開口搭訕，會不會剝奪他今晚與有情人的邂逅機會？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是甚麼樣的人。

我下午抵達島上，把行李放在法律上爸爸經營的店裡，走下通往市區的石階，途中休息，小口喝著寶特瓶的水。

還沒決定旅館，但我時間很多，觀光季節剛過，島上還有朋友，必要時可以借住，因此很悠哉。

長途飛行中緊繃的身體終於放鬆。

唯有此刻，才是旅行中最幸福的瞬間。

光逐漸變化傍晚的透明度。

我打算經過港口，到小威尼斯看夕陽，但距離夕陽時刻還有一點時間。於是我不閑坐著，讓身體靜靜融入這裡的透明光線、白色建築和藍得過火的天空中。

就像第一次浸入夏天的海時。

飛機上蜷縮的手腳漸漸適應暖暖的溫度，細胞嘈雜低語，啊，終於來到有海水

和光的地方了。身體融入那從小就不停出現的感覺中。那父母深植在我體內、讓我只能這樣活著的長假飢餓感，把我孤零零送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我站起來，靠近步履有點艱難走下顛簸石階的他。一個人行動，要認識人很簡單。

「你好。」

我用英語說。

「妳是日本人？」

他說日語。

「是。」

我用日語回答。他咧嘴一笑，

「我們去小威尼斯，找一家店坐下，一起看夕陽吧？我走得慢，勉強能趕上夕陽落下的時間。」

他顯露出不像日本人的開朗笑臉，又讓我想起家人。

「好啊，我幫你拿行李。」

在這裡，遇到孤獨日本人的機率很低。

我也沒深入去想，拾起他的薄薄提袋，並肩緩步而行。那是我們的初遇。

旁人看到，會以為我們是約好見面的朋友。我們是那麼自然地一起離開。

爸爸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都坐輪椅，在那之前，也有一段期間拄著手杖，拖著腳走路，我很習慣和腿不方便的人一起行動。即使是在這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緩步而行。那一切都讓我懷念不已。

我曾和爸爸、爸爸2（我真的這樣稱呼第二個爸爸），還有媽媽，一起走過這條路。

我們好像抬著神轎般，抬著輪椅越過較高的梯階，終於抵達店裡，喘口氣，喝一杯冰涼的飲料。還未成年的我總要比照大人，特地點不含酒精的雞尾酒，和他們一起乾杯，肚子餓得搶著吃下酒的橄欖和乾果，爸爸笑嘻嘻看著那一切的溫柔視線，都一一浮現眼前。

那都是好像隨時可以想起、但不和行動不便的人一起走路時絕對想不起來的事。緩慢前進中，抬頭望見樹枝遮蔽天空的情景。停下腳步時，瞥見白色建築之間深藍海水粼粼發光的景色。呼吸變得緩慢，心情寧靜，感覺像沉入時間的長河中。

費了不少時間，經過港口，上上下下走過狹窄的坡路，穿過櫛比鱗次的各式各樣小店，來到港口對面、店家座椅緊鄰海岸的地區。店前排放的桌椅雖然破舊，但大家想看夕陽的心情勝過一切，毫不在乎地坐著，凝視海上。

夕陽真是厲害的東西，能這樣讓來自不同國家、一切都不相同的人願意在同一時間做同樣的事。就像全世界的人共有的東西一般，像是哆啦A夢和金錢，不對，或許是更厲害的東西。

每當浪花拍岸，濺起的水花打濕岸邊人的衣裳，大家還是笑嘻嘻的。沒有人在意那個。海水充滿活力的律動和聲音，更凸顯出觀看夕陽的臨場感。

我們在岸邊找到位置適當的店家，坐在石板路上的破舊椅子，點了雞尾酒。

紀諾真正的姓是木下。

我叫片岡諾利，雖然奇怪，但真的是我本名。

媽媽生我的時候，正是她和外曾祖母住在沖繩、專心栽植諾利果的時期。媽媽是那種一旦投入一件事情、便完全不想其他事情的類型，因此，毫不猶豫地給我取名爲諾利。

媽媽說，諾利果是一種非常好、葉子可以泡茶、果實可製萬能藥的溫和強悍植物，雖然味道有點怪。希望妳能像它那樣長大，即使醜一點也沒關係。

我說最後那句話多餘時，媽媽總是從不同的角度回答我：「那個果實的奇怪模樣，妳看過嗎？像是雪白鬆軟的麵包，坑坑疤疤長滿眼球似的種子。」我說：「沒聽過。」媽媽沒聽見，繼續說：「我那時初遇諾利果，戀愛似的著迷，想不到別的名字，只覺得這世上我最喜歡的東西就是諾利果。」

幸好，我的外表沒有那麼糟糕，但是媽媽的願望很快就應驗在我身上。我知道媽媽是當真的。當我後來領悟媽媽是不希望我遺傳爸爸的虛弱體質，希望我能強壯

長大、外表如何都無所謂時，也慶幸有這個奇怪的名字了。

「我們的名字好像接龍造句。」

紀諾說。

對方做甚麼工作？爲甚麼從日本來到這裡？都還不敢談。孤獨的旅人在開放同時也小心翼翼。

彼此的眼睛都在說，因爲喜歡這個島，所以一個人來旅遊，現在只要知道這些就夠了。彼此的聲音裡都藏著「現在不要多談」的願望。

坐在比較靠近店面的地方，看著前方面對大海、襯著平靜海面、高高低低的各國各色人頭背影。夕陽還在海平面上方，光漸漸變紅，人們的臉頰都紅通通一片。大家穿著優閒舒適的薄衣，喝著飲料，聊天說笑，相依相偎。男男女女和家族遊客，都在等待夕陽沉入大海。

「想不到今天不是獨自度過這像節慶般的時間。雖然一個人度過也很幸福。我本來想直接下坡，在停車場那邊看夕陽的。」

我說。

「啊，那個有風車的地方。」

紀諾說。我盯著他淺笑時鼻子擠出皺紋的模樣。

不是喜歡，也不是討厭，只覺得這個人是我認識的人。

從小，在我心底深處，就有一個獨自蹲下的地方。我想，他也是擁有那個地方的人。

雖然每個人都有那樣的地方，但在那個地方特別用力的人，可以從言談和態度輕易知道。

「你來這島很多次了？」

我問。

「嗯，我喜歡這裡，我喜歡這島上的每一天。」

紀諾說：

「過世的太太只和我來過一次，是度蜜月。有關她的回憶，像糖果般到處都

有，我每年都來此回味。談這種事情，有點不好意思哩。」

那和我幾乎相同的動機，又讓我一驚。

這世上怎麼有這麼相同的人呢？

「我有一段時期也是每年和家人來，所以，即使一個人也敢來。我們家其他人說，爸爸死了以後，因為太傷心，不敢來。可是我不同，偶爾會來這島，爲了珍重取出一件件有關爸爸的回憶、或哭或笑而來，我一定是個幸福的孩子。」

「我剛才在石階上看見妳的後腦勺，就知道妳是個幸福的孩子。」

紀諾說。我沒要他解釋。

只看到後腦勺，就知道妳是個幸福的孩子。

我像品嚐甘甜清香的水果，細細玩味那句話的意義。

夕陽漸漸變大，我們沉默，凝視著它。

海浪聲音澎湃洶湧。像對微醺的腦袋施展魔法般，陣陣重複。

透明的光包圍整個世界。夕陽將它的美，均等分享給這裡的每一個人。雲的顏

色時時刻刻變化，似乎預約了一個即將來臨的美好夜晚。每個人臉上都現出感謝的神情。對他們來說，今天是怎樣的一天？我不知道。但是，應該可以就此重新開始吧，看到這美麗的景色，感受到那不管今天或明天、寂寞與否、聰明與否、暴露度多寡、所有的人都陶醉其中的不可思議時間。

即使心情狂亂的人、正在吵架的情侶，只要身在這裡，也會先看夕陽吧。這樣，就有一點甚麼改變了。眯著眼睛凝視美麗的橙紅色彩時，獸性的本能會從內心主動做一次全部轉換。每個人都領會那美麗的雲彩光輝是上天贈送的禮物。

夕陽倏地消失在水平線上面一點的雲中瞬間，眾人嘆息，回到原來的世界。看杯子，再點一杯飲料，絮絮交談。

在這裡看夕陽的回憶，像島上繁複交織如迷宮的道路那樣濃密，在我腦中展開。

每一條小巷、每一家商店、每一棵樹下，我和家人都曾經走過。

感覺到如今近乎解散的我們家人當時緊緊黏在一起的甜膩悶熱肌膚味道。一起

擁有那種慵懶至極的感覺，以同樣節奏度過一天高低潮的情景，悠悠甦醒過來。

那段時期把大家緊緊黏在一起的，是年幼的我？年老的外曾祖母？還是身體不自由的爸爸？我不知道。或許恰好是一段家人不能不緊密相助的時期。

對小孩子來說，那種記憶是決定今生幸福與愛好基礎的一輩子束縛同時，也是隨時能取出的幸福百寶箱。

「跟妳走在一起，感覺得出妳曾經和腳或眼睛不方便的人住過很長的時間。」

紀諾說：

「行走的速度，不過分呵護，配合我和馬路、建築物、人潮的位置狀況，自然變換自己位置的樣子。」

「你過度解釋了。我只是習慣而已。我爸爸眼睛幾乎看不見，長了腦瘤，壓迫到神經，晚年時幾乎不能走路，我從小就常幫他推輪椅。」

我說：

「那個經驗這時候能派上用場，真好。而且，和你走在一起時，鮮明地想起我